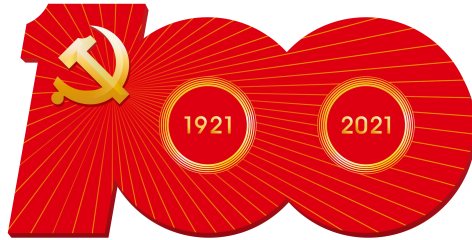


# 康庄桥

(评剧文学剧本)

编剧：刘广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编剧阐述：**

这是一部有双主题的六场大型评剧。第一主题是纪念和致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历程，第二主题是“乡村振兴”。两个主题，也就决定全剧的故事有两条线。“乡村振兴”是剧情的主线，而第二主题，围绕着“不忘初心”，则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第二主题是全剧的“标”，第一主题是全剧的“本”。两个主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宁河是著名的国家级“评剧艺术之乡”，所以文化和民俗，也是以宁河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为背景。也就为本剧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同时，本剧在艺术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既保持了传统评剧的“原汁原味”，同时也有现代理念，在唱腔上，有意融入了中国北方的民歌元素，使全剧更有时代气息，也更充分地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感。

故事梗概：一个叫康庄的村庄，经过几年的脱贫攻坚，奋力拼搏，全村人已走向小康生活，而且大家正摩拳擦掌，准备再为乡村振兴再加一把劲。这时上级政府把一条通向外面的新路修到康庄村口。村民为这条新路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康庄大道”。但村口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老桥，新路虽到河边，但多年的老桥不能和新路相对，也很窄，已经无法适应今天康庄的需要，如此一来，村里进出的交通也就形成瓶颈，严重影响了村里经济的发展。要让全村人顺畅地走上“康庄大道”，只能再修一座新的“康庄桥”。而新桥的桥址，又在村口几间老屋的旁边。这几间老屋，当年有着一段悲壮的红色历史。

于是，全剧的故事，也就围绕着如何拆老屋，建新桥展开……

## 人物表

卜天红——女，36岁，旺福镇人民政府干部。曾驻康庄村扶贫，任第一书记。

康大义——男，50岁，康庄村村委会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

康明光——男，48岁，也叫康老三，康庄村民，“三间老屋”房主之一。

康天翔——男，24岁，康明光之子，研究生毕业后，回村发展。

陈 彤——女，23岁，康庄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康天翔的女友。

康老初——男，87岁，康明光、康明丽之父，康庄村民，“三间老屋”房主。

康春林——男，35岁，康庄村村委会副主任。

康明丽——女，52岁，康明光大姐，康庄村民，“三间老屋”房主之一。

康大炮——男，42岁，康庄村民

群众演员若干。

## 第一场 康庄大道

（2020年夏末的一个早晨。

（康庄村头，分水河北岸。

（幕起

早晨，金色的阳光洒满村头的分水河畔。岸边树木繁茂，百花盛开。可以看到河对岸，一条新修的笔直宽阔的大道从远方一直通过来，到对面的南岸。河上有一座石桥。这石桥是老年间留下来的，有些窄，与这条新修的道路没有相接，明显错开一块。

石桥这边，分水河北岸，就是康庄村的村头。

此时，村头的河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可以看到，河边挂起一条醒目的大红绸横幅：“新路通车典礼”。孩子们蹦跳着跑来跑去，老人也被搀扶着来到村头。康庄村的村民们喜气洋洋，人们兴奋地说笑着，正准备为这条新修的道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仪式。

（幕后合唱：

溪流淙淙向大海，百花盛开朝太阳。耕种锄耨农家事，只盼丰收多打粮。

六畜兴旺百业兴，脱贫致富奔小康。如今大路修到家，一年更比一年强。

（合唱声中，村民们聚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忽然，人群里爆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

康大炮：（在人群里兴奋地）好！同意同意——！

陈 彤：大家都同意吗？

（众人七嘴八舌。

众人甲：同意——！

众人乙：当然同意——！

众人丙：没有不同意的——！

陈 彤：那好！就这么定了——！

（众人又一阵鼓掌欢呼。

（村主任康大义上。

康大义：（一脸喜气）

（唱）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喜事一桩连着一桩。

大路通到家门口，与幸福接轨咱直奔小康！

陈 彤：（从人群里跑出，迎过来）康主任，咱这条新修的大道，有名字了！

康大义：哦，叫什么？

陈 彤：大家一致说，区里新修的这条大道通到咱康庄，就叫它康庄大道！

（众人也围过来。

康大义：康庄大道……康庄大道，（眉毛一挑）好啊！这名字太好了！

康大炮：康主任，你也同意？

康大义：同意，当然同意！

（远处有人喊：康主任！卜书记来了——！

康大义：哎！来了来了！（扭头对陈彤和众人）走！咱迎卜书记去！

（康大义和陈彤带众人下。

（卜天红一身干练的乡镇女干部装束，兴冲冲地上。

卜天红：（一边走着，兴奋地看着新修的道路，村庄的新貌，远处田野的庄稼和蔬菜大棚。）

(唱)

分水河畔好风光，田野一派新气象。

虽说是很熟悉曾经工作的地方，想当初第一书记日夜奔忙。

想办法挖资源扶贫扶志增动力，看眼前又有新貌换了模样。

眼望着康庄村心情激荡，新修的路如向大海扬帆启航。

撸起袖子加油干，如虎添翼展翅再飞翔！

(康大义、陈彤和众人上，一起迎过来。)

康大义：哎呀，卜书记，你可来了！咱们康庄的通车典礼，就等你呢！

陈彤：康主任，卜大姐已经回镇政府了，您怎么还叫她卜书记啊？

康大炮：叫卜书记亲切，她永远是咱康庄的第一书记！

(众人纷纷应和：对！对！永远是咱的第一书记！)

卜天红：(看看陈彤)康主任，这位姑娘是——？

康大义：哦，这是陈彤，咱的大学生村官，今年刚来咱康庄村的，现在是村主任助理！

陈彤：(过来握住卜天红的手)卜书记，卜大姐，我一来村里就听说您了，久仰啊！

卜天红：太好了！咱们村又增加新生力量了！小陈啊，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有魄力，咱

康庄村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以后可要发挥作用啊！

陈彤：(兴奋地点头)嗯！一定！您放心吧！

康大义：卜书记，马镇长他们什么时候到？

卜天红：马镇长正在刘庄调研，他说那边一结束，立刻赶过来！康主任，村里现在的情况，

我看比去年更好了！

康大义：是啊，卜书记，真是更好了！

(唱)

咱康庄眼下已实现小康，全村人不松劲忙上加忙。

种植业养殖业农副加工，又有生物公司前来投资肯定要大干一场！

康大炮：(走过来，神采飞扬) 是啊！我的大棚鸡腿菇已经五万进账，我现在是养鸡鸭又养鹅还有几亩鱼塘，这日子眼看着越过越旺！

康大义：(笑着一拍他)

(唱)

眼下是全村人家家繁忙，好日子更要好蒸蒸日上。

心气高干劲足起早贪黑，康大炮甩膀子已成全村榜样！

康大义：这个康大炮啊，别看他嘴是大炮，真干事儿，心里细着呢！

(众人笑。)

卜天红：(朝左右看看) 哎，怎么没见春林副主任啊？

康大义：(欲言又止，转身对康大炮) 大炮啊，你和大家先去准备典礼的事吧！

康大炮：(会意，冲众人) 好！咱们先去准备吧！

(康大炮和众人下。)

卜天红：怎么回事？

康大义(摇摇头，叹口气) 咳，我让他去找康老三了。

卜天红：康老三，就是当初爱喝酒的那个康明光？

康大义：对，就是他！

卜天红：他怎么了？

康大义：唉，这个康老三啊，当初你在时，总算把他劝得戒酒了，家里又养了长毛兔，本

来日子已经挺好的，可光景一好，他这喝酒的老毛病又犯了！养的兔子三天两头丢，后来才发现，不是丢了，是让他偷偷吃了！

卜天红：偷着吃了？

康大义：是啊，当下酒菜了！

卜天红：这可不行！一只长毛兔要六十多块钱，问题是每年能剪几次毛，现在兔毛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价格也看涨，他这样吃了不光可惜，不是把收入来源也断了吗？

陈 彤：谁说不是啊，现在，他眼看着又要返贫了！

康大义：前几天，康大炮在他家房后头发现了兔子骨头，问他，他还说是黄鼠狼吃的！

陈 彤：没关系，天翔马上就回来了，让天翔管他！

康大义：行，你跟天翔说吧，那就是你俩的事了。

（陈彤红起脸，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卜天红：天翔大学毕业，也要回来了？

康大义：眼下刚读完研究生，这孩子有出息啊，真不像是康老三的儿子！（回头看一眼陈彤）

要不，咱小陈助理怎么能相中呢！

陈 彤：康主任，您又开玩笑！

（说完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

康大义：今天一大早，我让春林去跟康老三谈谈，去晚了，恐怕又堵不上他了！

卜天红：他要去哪儿？

康大义：肯定又去镇上买酒啊！

卜天红：等忙完了，咱们去他家看看。

康大义：对，也就你卜书记说话，他能听进去。（远处的锣鼓声又响起来，其间夹杂着啧啧



的吹奏声)走,咱先去参加通车典礼吧!

(卜天红、康大义等人下。

(康明光上,手里拎着酒瓶子,一晃一晃的。

康明光:(显然刚又喝了酒,微带酒意,一步三摇)

(唱)

这世上只有喝酒美,醉人醉心先醉腿。

兔子在肚里直闹鬼,看啥都像高粱水。

(康春林追着上。

康春林:老三!康老三——!

康明光:(站住了,不高兴地)谁啊这是,康老三康老三的,康老三也是你们叫的?(慢慢

转过身)哟,是春林副主任哪,这么急着找我,啥事儿啊?

康春林:你要去哪儿?

康明光:我去哪儿,咋了?

康春林:你不说,我也知道!

康明光:(扑哧笑了)我干啥不说?咱明人不做暗事,镇上买酒去!

康春林:哼,准知道你又去买酒!

康明光:(理直气壮)买酒咋啦?钱是我自己挣的,想咋花就咋花!(长出一口气)这人哪,

就得想开喽,眼下日子好过了,干啥还那么拼命?吃点儿喝点儿乐三点儿,挺美!

康春林:别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卜书记的,你可是咬牙跺脚发过誓,以后要戒酒!

康明光:是呀,可卜书记也说了,养兔子是辛苦活儿,实在太累了,喝点儿也就喝点儿。

康春林:你现在是喝点儿吗?你又开始喝大酒啦!

康明光：（不服气地）啥喝大酒？我过去一喝都得半斤八两，现在，一顿也就三两多酒儿！

康春林：是三两多酒，可架不住你一天三顿，顿顿喝！我问你，你家的长毛兔是怎么回事？

康明光：嗨，别提了，最近哪，这黄鼠狼盯上我家兔子了，三天两头儿叼走一只！总丢！

康春林：（冷笑）看来，这黄鼠狼还是大个儿的，得有一百多斤吧？

康明光：（有些支吾）嗯，嗯，大概是吧，要是小了……它也叼不动啊！

康春林：这黄鼠狼，大概也得一天三顿，顿顿喝三两多酒儿吧？

康明光：（故意沉下脸）哎，春林副主任，你这话是啥意思？

康春林：这黄鼠狼也不能干喝啊，总还得有个下酒菜吧？

康明光：（恼羞成怒）你这人不讲究，我不跟你说了！

（转身想趁机溜走。）

康春林：（大喝一声）康老三！你等一下！

（康明光吓了一跳，站住了。）

康春林：一会儿卜书记和康主任还要来找你，看你怎么和卜书记交待

康明光：（满不在乎地）来就来呗！我还有事。。。。。（转身要溜走）

康春林：快看，大义主任来了

（急忙迎上去，康明光不情愿地慢慢尾随）

（康大义和康大炮边走边说，匆匆上场）

康春林：主任来啦！卜书记呢？

康大义：镇里有急事，被叫回去了。工作做得怎么样？

（康春林看了一眼康明光，无奈地摇摇头）

康大义：（走过来，语重心长地）老三啊！

(唱)

咱康庄人多少年饱受贫困，好容易甩帽子致富脱贫。

党号召给政策实现小康，要珍惜这好日子可不能松劲。

上坡难下坡易不可沉沦，怎能把好成果消耗殆尽。

卜书记临别言犹在耳边，脱贫难咬住劲别再返贫。

全村人争努力不甘落后，常言说不可懒天道酬勤。

养兔子虽辛苦是致富之道，聚宝盆捧手里不能轻心。

论养殖你明光是一把好手，咱村里还想让你当致富带头人。

康明光：（根本没听进去，已经不耐烦）行了行了，我这耳朵让你们说得都起茧子了！

康春林：唉，明光啊……

康明光：（好像突然发现前面的人）哎——大成，你等等，我跟你个事儿啊——！

（装模作样地跑下。）

康春林：哎——康老三！你……你等等……

## 第二场 桥头纠纷

（数日后。上午。

（分水河边。不远就是康明光的家。

（幕起

（一连几天的阴雨过后，天气放晴，分水河畔阳光明媚，景色优美，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康天翔：（背着挎包拉着行李箱兴冲冲地上，回头跟搭车的司机打招呼）师付，谢谢啦！

（幕后，搭车司机：别客气，小伙子，祝你回来大展宏图啊——！

康天翔：好！咱们常联系——！

（唱）

离开学校回家乡，康庄一派好景象！

下决心带着知识和本领，我定要大展宏图为家乡贡献力量！

（陈彤上。显然是来迎接康天翔。

陈 彤：（兴奋地）天翔——！

康天翔：彤彤！

（陈彤兴冲冲地跑到康天翔跟前，一下又有些不好意思了，伸手接过天翔的行李箱。

康天翔：你怎么在这儿啊？

陈 彤：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今天上午回来吗，人家一早……就在村外等你。

康天翔：彤彤，咱俩得有大半年没见了吧？

陈 彤：是啊，自从我来康庄，咱就没见过！怎么样，咱村又有变化了吧？

康天翔：（故意开玩笑）哟，听听，听听！才来几天啊，就“咱们村”啦？

陈 彤：怎么，说得不对吗？

康天翔：对呀，当然对！将来，你还是咱康庄的儿媳妇呢！

陈 彤：（害羞地）哎呀，你又犯坏！

康天翔：（得意地嘿嘿笑，忽然想起来）哎，我爹最近怎么样？

陈 彤：你问他呀？

康天翔：怎么了？

陈 彤：（欲言又止）唉……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不远的桥边，传来嘈杂的吵嚷声。

康天翔：那边怎么回事？

陈 彤：嗨，这几天连着下雨，村里的农副产品运不出去，外面拉货的车也进不来。

康天翔：今天不是放晴了吗？

陈 彤：是啊，这一放晴，外面的车想进，村里的车又急着要出，一下就堵啦！

（桥头那边的汽车喇叭声和争吵声，好像越来越激烈。

陈 彤：（把行李箱交给康天翔）你先回去吧。

康天翔：你呢？

陈 彤：我去桥头看看。

（康天翔和陈彤分头下。

（康大炮、康明丽和外面来的货车司机张师傅、李师傅及众人上。

康大炮：（冲张师傅和李师傅）你们先倒一下车，我不就过去了吗？

张师傅：您自己看看，我后面还压着一溜儿车呢，已经卡在桥上了，倒得回去吗？

康明丽：你们如果不抢着上桥，能堵成这样吗？

康大炮：我这百十来只土鸡已经在车上了，要是闷死，损失就大了！

康明丽：我这车蔬菜可是刚从大棚摘下来了，下了几天雨，超市急着要，这不全烂了？

李师傅：你们急，我们也急啊！

康大炮：你们要是再不让，我去找辆铲车来，把你们的车全铲到河里去！

张师傅：（也火了）好啊！有本事你就这么干！我还不信了！

康大炮：你以为我不敢啊？

张师傅：好！我今天倒要看看！

（陈彤上。

陈彤：（赶紧上前劝解）大炮叔，您少说两句，这位师傅，您也消消气，咱想办法。

（康大义急匆匆地上。陈彤回头一看，立刻迎过来。

陈彤：康主任，您可来了！

康大义：我都知道了！（对现场的所有人）大家都不要吵了！这不是多大的事儿！现在都听

我指挥！大炮，先把你的车让开！

康大炮：（不服气）凭啥让我的车先让？

康大义：你不让，后面的车都叉得像个死疙瘩，能解开吗？

康大炮：（不情愿地去开自己的车，嘴里嘟囔着）哼，他们让，不也一样吗？

康大义：（又冲张师傅和李师傅）你们几位师傅，也听我指挥！

（张、李二人答应一声，也去准备开车。

康大义：小陈，你到桥那边去，看着点儿！

（陈彤应一声跑下。

（汽车喇叭声中，康大义开始指挥车辆。

**（暗转**

（时间接前。

（康明光家。康坐在桌前，晃着二郎腿正喝酒，一边啃着一根兔子腿，自言自语。

康明光：哎，俗话说，酒肉穿肠过，干嘛要穿肠过啊，都是好东西，留在肚子里多好啊！

**（唱）**

这酒香肉香入我的肠，从里到外美得慌。

常言说且行乐得过且过，几盅酒喝下肚啥都不想。

（康天翔拉着行李箱上。推了推家门，里面闪着。敲门。

康明光：（慌忙把桌上的酒和兔肉都藏起来，一边问）谁啊？

康天翔：爸，是我，天翔！

康明光：（赶紧过来开门）哎哟，是天翔回来啦！

（康天翔进屋，朝屋里环顾一下，又使劲闻了闻。

康明光：（接过儿子的行李箱，有些不自然）回来也不先打个电话，都二十多了，还这么失

里慌张的，（上下看看天翔）嗯，我儿子像个有学问的样子啦！

康天翔：（知道父亲在故意转移视线，又闻了闻）爸，您又喝酒了？

康明光：没……没有啊？

康天翔：不对！家里不光有酒味儿，还有肉味儿！

康明光：真的没有啊——？

（康天翔开始在家里东翻西找。果然找出康明光藏在柜子里的酒和兔肉。

康天翔：（把酒和兔肉端出来，墩在桌上）这是什么？

康明光：（索性沉下脸）我就喝啦！怎么样？

康天翔：爸——！您不是已经答应过，要戒酒吗？！

康明光：是啊，我答应过戒酒，可现在又不想戒了，不行吗？眼下日子好过了，我喝点儿酒，怎么啦？有枪毙的罪过儿啊？

康天翔：可……可是……

康明光：可是啥？我把你供得读了研究生，现在长本事啦？回家管起老子来啦？

康天翔：爸——！这是两回事！（忽然从盘子里的兔肉又看出问题，端起来）这是什么肉？

康明光：牛……牛肉。

康天翔：您唬弄小孩子啊，牛肉是这样的吗？

康明光：好，兔子肉，怎么了？

康天翔：哪儿来的兔子肉？

康明光：（恼羞成怒）天翔！你小子一进家就问这问那，这是要审问你爹吗？！

（康天翔转身从屋里出来，到外面的兔舍看了看，又回来。）

康天翔：爸，我问你，咱家的长毛兔怎么少了这么多？

康明光：都让……让黄鼠狼给吃了。

康天翔：是让您给吃了吧？

（康明光哼一声，把脸转过去。）

康天翔：爸！您可不能这样啊——！

（唱）

想当初咱家里日子艰难，咱父子为生活咬紧牙关。

如今有了好政策，甩掉穷帽日子甜。



咱不能走老路贫困重返，卜书记说的话您可要记在心间。

康明光：（翻翻眼皮）她说啥了？

康天翔：下山容易上山难，脱贫不能再返贫啊！

（康明光哼一声，低下头。

（陈彤背着包上。掏出手机，在康家外面给康天翔打电话。

（康天翔的手机响，接电话。

康天翔：喂。

陈彤：天翔，你出来一下。

（康天翔从屋里出来。

康天翔：彤彤，有事？

陈彤：家里怎么样？

康天翔：唉，我这才明白，家里是怎么回事。

陈彤：别着急，你爸虽然爱喝酒，可也是明白人，道理都懂，慢慢劝他，总能说通的。

康天翔：（看看她）你这是，要去哪儿？

陈彤：哦，村头的这座桥，现在成了大问题，康主任让我开车去接卜书记，来村里商量

一下，看这座桥，下一步怎么办。

（正说着，陈彤的手机响。

陈彤：（看看手机）哦，是卜书记！（接电话）喂，卜书记……哦，哦，太好了！好的好的！

康天翔：卜书记说什么？

陈彤：她说不用去接了，她已经快到村口了

## 第三场 桥头调研

（时间接前。中午。

（村南桥头。

**（幕起**

（三间老屋门前。

（可以看到，这里与旧桥相距不远。河对岸，正好与新修的“康庄大道”相对。

（康老初正在门前，用大扫帚扫院子。

**（场外音：**

（远处，孩子甲：康爷爷——！孩子乙：康爷爷——！

康老初：（停下扫帚，朝远处招手答应着）诶——！诶——！都放学啦？快回去吃饭吧——！

家里等着呢——！（有些感慨，一边继续扫着）

**（唱）**

河岸边这门前云淡风清，孩子笑老人美享受太平。

可端起碗喝甜水莫忘挖井，致了富脱了贫也不能忘记初心。

（康春林扛着铁锹上。

康春林：老初爷，我明丽大姐和明光三哥都有事，您这点活儿，还是我来吧！

康老初：咳——要是倒退几年，不用麻烦你们，我自己就行！

康春林：您又来了，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好汉不提当年勇！

康老初：我是担心，一连下了几天雨，这屋顶要是不上泥，就只得漏了。

康春林：老初爷，要说您老啊，可真有意思！现如今咱村里家家瓦房，小洋楼更气派亮亮堂堂！这土屋至少有一百来年了吧？您何必还守在这儿不搬新房啊？

康老初：春林，你不懂！住新房当然好宽敞豁亮，住土屋也挺好我心情舒畅。你呀！只管把屋顶给我抹好了，下雨天别再漏比啥都强。

康春林：（无奈地笑笑）行——行，您这老初爷啊，太固执了，我说不动您！

康老初：说不动就别说了。哎，对了，我看东边洼地里，有一块土不错，抹屋顶挺好。

康春林：行，咱去看看！

（春林跟着康老初下。

（卜天红匆匆上。

卜天红：（来到分水河边）

（唱）

接电话回康庄匆匆赶来，新情况新问题已经明白。

康庄道宽又直已通村外，旧石桥成咽喉反倒显窄。

康庄村越发展速度越快，这交通须解决时不我待！

（来到桥头，仔细观察地形。

（唱）

这石桥与新路并没对接，车过去到对岸还要左拐。

桥面窄一车道只能单行，外面的车要进村只能等待。

（走到三间老屋附近。

（唱）

康庄村换新貌今非昔比，旧设施老硬件也须更新换代。

想方案建新桥与新路接轨，再好的船配硬帆才能快上加上。

（康大义和陈彤等人上。）

康大义：哎呀卜书记，你可来了！

陈彤：卜书记，这一上午可把康主任忙坏了！

卜天红：康主任在电话里，已经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说了。

康大义：这堵车不像别的事，简直系成了死疙瘩，我又不是交警，哪会指挥交通啊！

卜天红：（笑着）这指挥得不是挺好吗，死疙瘩已经解开了啊！

康大义：卜书记，你好容易来了，春林正帮老初爷抹房呢，咱就抓紧商量吧。

（康大炮和康明丽等众村民上。）

康大炮：卜书记，我刚去镇上送鸡，要知道你来，就让你跟我的车回来了！

卜天红：现在路好走，我骑车就过来了。（又转头对康大义）康主任，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这座老桥，确实不行了。

康大义：是啊，太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

康大炮：不光是窄，到了对岸，还得拐一下才能上新道，太不方便！

陈彤：乡亲们也都说，看来，建一座新桥是势在必行了！

卜天红：嗯，我也这么想，必须建一座新桥了！

康大义：可这新桥，建在哪儿呢？

卜天红：我刚才仔细看了，要建新桥，干脆就跟这条新修的路对接！

康明丽：这可太好了！真把这嗓子眼儿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咱村里的车出来进去就方便了！

（众人也都跟着说好。）

康大义：嗯，资金倒不是问题，如今咱村里的集体经济，有这个能力。

康明丽：集资也行啊！建桥是全村的事，大家都有份儿！要钱出钱，要力出力，没问题！

康大义：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问题。咱村的路与新路本来可直接接通，可村路到了这里就成了断头。老石桥在西边又相距百米，这样一来，没办法还要拐弯向右。

卜天红：（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刚才，我也在想这事。

（卜天红说着，与康大义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下。

（唱）

建新桥自然要跟新路对接，要对接与村路就必须连上。

可眼下这河边有拦路虎，正好跟对面的路隔河相望。

（众人明白了，目光都投向康明丽。

康明丽：（点点头）我懂了。

（唱）

你说的拦路虎是三间老屋，这老屋正好把新桥路挡。

我作为出嫁女没意见要拆就拆，只怕是我爹他很难商量。

卜天红：不光是你爹，还有你兄弟明光啊，要拆这老屋，你家的人都同意才行，

康大义：康老三倒好说，他就知道喝酒。

康明丽：（摇头）也未必，我三弟那人，我知道，我先跟他说个试试吧。

陈 彤：好在天翔回来了，也可以让天翔做他的工作。

卜天红：是啊，现在，就要发挥你们年轻人的作用了。

陈 彤：（信心满满地）天翔应该没问题！

康大义：我现在担心的，是老初爷子的工作不好做，他这些年，一直住在这老屋里，劝了多少回，就是不肯搬出来。

卜天红：那就先易后难，先做康明光的工作，然后再跟老初爷谈。现在初步方案有了，咱

们再具体商量一下吧，这个新桥要建，就事不宜迟！

康大义：好，说干就干！

**（暗转**

（时间接前。下午。

（康明光家。

（康明光一边打着电话，从里屋出来。

康明光：周老板，你这次的这个“回锅小烧儿”可不行，上头啊！喝完了，这脑袋上就像

扣个帽子，发闷，发沉，要这样，下回可就不买你的酒啦！

（康明丽上。来到门口，敲门。

康明丽：三弟，三弟——！

康明光：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赶紧挂断电话，过来开门）哦，是大哥来啦，有啥事儿？

康明丽：也没啥事，就是来看看你。

康明光：（用将信将疑的眼神偷偷观察康明丽）大姐，你忙我也忙，你有啥事，就直说吧。

康明丽：嗯，行啊，那我就直说吧。

**（唱）**

村里最近要建桥，新址就在咱门前。

不知你听说没听说，大概咱老屋要拆迁。

康明光：

**（唱）**

建桥这事我有耳闻，可不知跟咱有牵连。

老屋要问咱的爹，你我说了都不算。

康明丽：三弟啊，咱是亲姐弟，谁也别瞒谁，你心里到底怎么想，说个痛快话。

康明光：大姐啊，那你倒说个痛快话，你的意思呢？

康明丽：我的意思很明确，建新桥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况且咱家这老屋已经这些年，

也早就该拆了！

康明光：我明白，建这新桥你受益，以后往外拉菜方便哪！

康明丽：你也一样受益。

康明光：我？我是去镇上送兔子毛，风再大一点儿，都能把我吹过河去！

康明丽：你的意思，是不同意呗？

康明光：哎——我可没说不同意！

康明丽：那你啥意思？

康明光：（含糊支吾地）让我……让我考虑一下。

康明丽：老三哪，你考虑可以，可这事儿，不能拖，明白吗？

康明光：明……明白，你听我信儿吧！

## 第四场 三间老屋

（当天晚上。

（康明光家门外。

（幕起

（陈彤和康天翔手拉着手，刚从河边回来。

陈彤：天翔，这回就看你的啦，只要把你爹的工作做通了，后面老初爷的工作就好做了。

康天翔：我当然有信心，可我爹那人……唉。

陈彤：你看，事情还没干呢，你先打退堂鼓了！

康天翔：不是啊彤彤，他那人的脾气你不了解，说句难听话，有的时候，真是蒸不熟煮不烂，油盐不进啊！

陈彤：甭管熟不熟，烂不烂，反正就看你的了，我可已经在卜书记和康主任面前，替你打保票了！

（有些不高兴，说完转身走了。

康天翔：（想叫住陈彤）哎——彤彤！

（陈彤已头也不回地下。

（康天翔叹口气，来到家门口，推了推，屋门又插着。

（康明光上。

康明光：哎，来了来了！

（康天翔进来，警惕地朝屋里看了看，又闻了闻。



康天翔：好好儿的，您怎么又把门插上了？

康明光：我换衣裳呢，你又怀疑我喝酒？没喝啊！

康天翔：我没怀疑，爹您是明白人，向来通情达理，这点道理还用说吗。

康明光：（让天翔夸得有些得意）那是当然，你爹不是吹，要论大道理，卜书记我不敢说，

他康大义虽是村主任，也讲不过我，更别说副主任康春林了！

康天翔：是啊，要不都说呢，我这个研究生，就是您教育出来的！

康明光：（越发得意）那是啊！俗语怎么说来着，老子英雄儿好汉啊！（忽然警觉起来）嗯？

你小子，今天嘴这么甜？是不是没憋着好屁啊？

康天翔：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康明光：不对，你小子肯定有事！

康天翔：没……没有啊。

康明光：你少来这套！你是我生的，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放啥屁！

康天翔：爸！您这说的是啥话啊？

康明光：啥话？大实话！说吧，到底有啥事？

康天翔：行，那我就跟您直说吧。康庄道已修成通到了村边，交通好了搞经济也更加方便。

可现在修通了路路通着桥桥通着村里，村南的老桥这一来又成了大难题。

康明光：（不动声色地点头）嗯，你接着说。

康天翔：村委会研究了，要修一座新桥，可这新桥……正好在咱家几间老屋的跟前。

康明光：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康天翔：既然明白，您看这事？

康明光：实话告诉你，这事儿我已经听说了。你大姑，明丽同意吗？

康天翔：我大姑当然同意，他还说，要来做您的工作呢。

康明光：嗯……嗯，我没见她来。不过……这是好事啊。

康天翔：（有些意外）您——也同意？

康明光：去问你爷吧，只要你爷没意见，我同意！

康天翔：（过来抱了康明光一下）老爸你真行！没想到，您的觉悟这么高啊！

（康明光嘿嘿一笑。

**（暗转**

（第二天上午。

（河边。

（陈彤心事重重地上。

陈 彤：

**（唱）**

建新桥村委会已定方案，全村人盼开工望欲穿。

这老屋如何拆还没结果，也不知天翔他是否遇到困难。

我与他谈朋友已有三年，只因他有激情才与相恋。

印象中他一向敢想敢干，这一次却有些优柔寡断。

眼望着分水河心不平静，但愿得今天有喜信来传。

（康天翔兴冲冲地上。

康天翔：彤彤——！彤彤——！好消息！

陈 彤：天翔！什么好消息？

康天翔：我爹他……同意了！

陈 彤：哦——？他同意，拆这三间老屋了？

康天翔：是啊！昨晚刚说的！

陈 彤：（有些将信将疑）他……这么痛快？

康天翔：对啊，就这么痛快啊？

陈 彤：没提，什么条件？

康天翔：要说一点条件没提，也不可能，他说，只要我爷爷同意，他就同意！不过我觉得，  
我爷爷的觉悟比我爹高，只要爹同意，爷爷那边肯定不是问题！

陈 彤：你……能确定？

康天翔：当然能确定！我爷爷也算老革命了，当年，我家还是这一带游击队的堡垒户呢！

陈 彤：（也兴奋起来）哦，这可太好了！走，告诉卜书记去！

## 第五场 峰回路转

(时间接前。下午。)

(康庄村委会办公室。)

(幕起)

卜天红:(在接电话)嗯,马镇长,现在康庄这边建桥的事,还没最后落实,我暂时不能走,

好的,我明白,事情一有眉目,我立刻就回镇里!好,再见。

(唱)

康庄村搞经济已全面发展,全村人热情高如顺风使船。

新道路通村里更加方便,这眼下建新桥越成关键。

筹资金搞图纸全无问题,新桥址最难办这老屋三间。

康主任带春林前去商量,也不知老初爷能否搬迁。

这一边还有那康家老三,只怕是喝了酒更加难缠。

幸好有康天翔协助工作,但愿得这两边都能圆满。

(康大义和春林垂头丧气地上。)

卜天红:(急切地)康主任,跟老初爷,谈得怎么样?

康大义:(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完把杯一墩)唉,没谈通!

卜天红:先别急,老初爷的态度,我们事先已估计到了,一次谈不通,就慢慢再谈。

康大义:我的卜书记啊,慢慢再谈,可眼下咱哪等得了啊?

卜天红:老初爷怎么说?

康春林：还能怎么说，他一听就急了，拍桌子瞪眼地跟我俩嚷起来，他说了，要想拆这三间老屋，除非把他先拆了！

卜天红：（笑了）这个老初爷，这是什么话。

康大义：是啊，他这些年就这脾气，胡子一撇，能倔到天上去！谁拿他也没办法！

卜天红：（笑着）他脾气再大也没关系，这老初爷，我了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把道理给他讲明白，他应该会支持村里的工作。

康大义：行啊，那就只有你卜书记，亲自出面了！

卜天红：这没问题，如果需要我出面，我就出面！

（陈彤和康天翔争吵着上。）

陈彤：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也太幼稚了，这么容易轻信！还是个硕士研究生呢，脑子不会拐弯儿！

康天翔：我脑子怎么不会拐弯儿了？

陈彤：你自己的爹，难道你不了解吗？我从一开始就提醒你，他不可能这么好说话！

康天翔：我怎么知道，他会出尔反尔？

陈彤：他这不是出尔反尔，是跟你动心计，耍花招儿呢！

康天翔：是啊，可他动心计，耍花招儿，我有什么办法？

陈彤：没办法？你堂堂的康天翔，就这点本事吗？

（卜天红一直在旁边听他两人吵，这时笑着走过来。）

卜天红：好了好了，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彤：天翔的头脑太简单了！简直是胡同里赶猪，就是个直筒子！他对我说，回去跟他爸一谈，这事儿就通了，他爸很痛快地答应说，同意拆这三间老屋。我当时一听，

就知道这事没这么简单！

康天翔：我爸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同意！

陈 彤：可他当时还说了个条件，你怎么没注意？这条件，就是他耍的花招儿！

卜天红：（问陈彤）哦，什么条件？

陈 彤：他说，只要天翔的爷爷同意拆，他就同意！

卜天红：你爹，当时是这么说的？

康天翔：（沮丧地）是，他就是这么说的。

陈 彤：现在好啦，老初爷不同意拆，天翔他爸一听就逮住理了，立刻翻车，也不同意拆

了！卜书记您说，他是不是太幼稚了，头脑简单得就像个孩子！

康天翔：（没好气地）对，我幼稚！我傻！你聪明！你有先见之明！所有的事你早都预料到

了！行了吧？

陈 彤：康天翔！你还别说这种气话，我就是比你成熟！

康天翔：嗯，我智商低！

陈 彤：你的智商如果真这么低，咱俩的事，我还真要重新考虑了！

康天翔：（也急了）随你的便！你怎么考虑都行！

陈 彤：你——？！这可是你说的！

康天翔：对！我说的！

陈 彤：好吧！

（陈彤扭身跑下。

卜天红：（笑着对康天翔）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还没到哪儿，自己先吵翻了，接下来的工

作，还怎么做啊？

康春林：我早就知道，别看这康老三整天喝得醉了咕咚的，其实鬼心眼子多着呢！

康大义：我看，现在先要解决的，还是老初爷子这边，只要他同意了，剩下的事就都好办了，不怕他康老三不同意。

卜天红：（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我倒不这么看，这个康老三越是有心眼儿，咱越得迎着上，其实最不好解决的，也许恰恰就是他。

康春林：是啊，就算老初爷真同意了，他也许又生出别的事来！

康天翔：（一跺脚）我找我爹去！

卜天红：走，咱们一起去吧。

**（暗转**

（时间接前。傍晚。

（康明光家。

（康明光正坐在家里翘着二郎腿，一边美滋滋地喝酒，哼唱京剧《空城计》诸葛亮的唱段：

“我正在城头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唱着唱着，由京剧唱腔转成评剧唱腔。

（卜天红、康大义和康天翔上。来到门口，康天翔站住了。

康天翔：卜书记，您可要有心理准备，我爸这人……

卜天红：（笑笑）他这人我了解，我当初在村里时，跟他很熟。

康明光：（听到院里的声音，扒着窗户朝外看看，又想了想，自言自语）好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来之则安之，我干脆给他来个酒不醉人，人自醉！（把桌上的酒瓶放倒，自己歪在椅子上，故意做出一副醉态。）

康天翔：（推门进来）爸，卜书记和康主任来了！

康明光：（故意乜斜着眼，前言不搭后语）嗯……卜书记，卜书记是……谁呀？

卜天红：明光叔，连我也不认识啦？

康明光：（起身，摇摇晃晃地过来，装模作样地歪着脑袋看了看）哦，好像……是见过啊。

康大义：明光，你又把自己喝成这样，在孩子面前，就不嫌丢人吗？

康明光：（嘻嘻笑着）喝酒有啥……丢人的。

卜天红：明光叔，我们来，是想跟你商量河边那三间老屋的事。

康明光：（装糊涂）啥……啥三间老屋？

卜天红：天翔不是跟您说了吗？

康明光：说了吗，说啥了，我……不记得了。

卜天红：（故意出其不意地）天翔说，您已经同意了。

康明光：（急了，一蹦）我啥时候同意了？我没同意！（发觉自己露出装醉的马脚，赶紧又做醉态，连连摆手）他……瞎说的，没那八宗事啊！

卜天红：明光叔，咱们做人，可要讲诚信。

康明光：当然，我这人……最讲诚信。

卜天红：好吧，那我问您，您是不是答应我，不再这么喝酒了？

康明光：是……是啊，我答应过啊，可你卜书记也说过，如果干活儿累了，可以喝一点儿啊。

卜天红：可您现在，这是喝一点儿吗？

康明光：（嘟哝着）也没多喝，就是三两小酒儿。

康大义：明光，你现在就干脆说吧，拆这三间老屋，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康明光：干嘛光问我呀？



康大义：你大姐明丽，已明确说了，她举双手赞成！

康明光：（眼珠转了转）我爹呢？

卜天红：（立刻接过话）你说过，只要老初爷同意，你就同意，对吗？

康明光：对……对啊，可问题是，我爹他……不是不同意吗？

卜天红：如果他同意了呢？

康明光：他没同意啊！

卜天红：我是问，如果他同意了呢？

康明光：（一咬牙）只要我爹同意，我就同意！

卜天红：好！明光叔，您这话，大家可都听见了，咱们一言为定！

康明光：行啊，一言为定。

康大义：明光啊，咱可是君子一言……

康明光：主任你放心，驷马难追！

（卜天红和康大义下。）

（康明光朝窗外看，见卜天红和康大义走远了，立刻没了醉态，又恢复正常。）

康明光：（摇头叹息）这三间老屋啊，是你爷爷的命，村里要拆，哼，他肯定不答应！

康天翔：爸，既然您知道，干嘛不帮村里做我爷爷的工作，反倒这么说，故意难为村里？

康明光：唉，我这也是为了跟村里谈条件，真到拆的时候，能多要几个钱啊！

康天翔：这可是全村人的事，钱对您，就这么重要吗？

康明光：钱对我重要？我要钱为谁？还不是为你啊？唉——

（唱）

自你妈生重病拖累几年，咱家里愈艰难欠账借钱。

到最后她还是撒手而去，我灰心唯喝酒忘记忧烦。

现如今虽脱贫可家底薄单。你结婚我早发愁一直盘算。

康天翔：爸！您听我说！

康明光：（打个哈欠，摆摆手，转身往里屋走）不说了，我累了，想躺一会儿。

康天翔：（一跺脚）爸——！我可告诉您，现在，我和彤彤的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

康明光：（立刻站住了，慢慢转过身）嗯——？咋啦？

康天翔：就为这三间老屋啊，她已经说了，如果连这点事，我都做不通您的工作，就说明

这人太无能了，我俩的事，她也要重新考虑了！

康明光：（有些意外）这……没这么严重吧？

康天翔：您以为呢，就是这么严重！

（康明光没再说话，摇着头，嘟嘟囔囔地进里屋去了。

（康天翔看着父亲进去，转身来到外面。

（天色已暗。

**（康天翔追光。**

（康天翔站住，想了想，掏出手机，给陈彤打电话。

**（场外音**

（陈彤手机提示音嘟嘟地响。

（再播：“对不起，您拨打的话号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康天翔：

**（唱）**

彤彤她还生气不接电话，这件事起争执也不能怪她。

还应该与彤彤再做商量，她有思想有经验定有想法。

（陈彤追光上。

陈 彤：（手里拿着手机）

（唱）

这手机一声声接连不断，我也是好犹豫心乱如麻。

接电话只怕是又要争吵，如不接天翔他能否招架？

今天事细思量也不能怪他，出校门总难免太理想化。

我也是犯急躁冲他发火，本应该静下心商量办法。

（陈彤和康天翔相向走来。两人见面。

康天翔：（奔过来拉住陈彤的手）彤彤……我……

陈 彤：天翔……

## 第六场 初心永志

（第二天中午。

（分水河边，老初爷的三间老屋跟前。

（幕起

（康大义上，来到老屋前敲门。

康大义：老初爷——！老初爷——！您老到底在不在家啊——？（侧耳仔细听听，屋里没动静。无奈地摇摇头）唉——这个老初爷子啊——！

（唱）

建新桥已经是箭在弦上，全村人想办法都在盼望。

筹资金搞图纸都已齐备，唯有这三间老屋拦在中央。

老初爷有觉悟高一向开朗，他拒绝有缘故还得思量。

（卜天红风尘仆仆上，显然刚从镇里回来。

卜天红：康主任！

康大义：哎呀，卜书记，你可回来了！

卜天红：（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和脖颈上的汗）我把村里的事跟镇领导说了，镇里很支持咱们的建桥方案！

康大义：哦，太好了！

卜天红：（朝跟前的三间老屋看看）老初爷这边怎么样，有进展吗？

康大义：（摇头叹气）唉，这个老初爷子，他现在干脆闭门不见了，来了几回，怎么敲门也

不开，后来干脆就在屋里嚷，村里想拆就拆吧，反正他死也不离开这老屋。

卜天红：镇里的刘书记特意说了，老初爷年岁大了，一定要耐心做他的工作。

康大义：（无奈地摇头）可咱们，还要怎么耐心啊？

卜天红：走，咱再去试试！

（陈彤和康天翔上。

陈彤：卜书记，您从镇上回来了？

卜天红：（看看他两人，故意一本正经地）怎么，你俩不吵了？

（陈彤和康天翔相互看一眼，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康大义：现在的年轻人啊，一阵雨一阵晴的，来得倒快！

康天翔：这就叫，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康大义：知道你小子有学问，别跟我卖弄！不懂你说的这是啥意思！

卜天红：（笑着解释）天翔说的，应该是杭州西湖边一幅著名的楹联，上联是，水水山山处

处明明秀秀，下联是，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不过这楹联，眼下用在咱康庄倒

是真合适啊！咱不光要让这里处处明明秀秀，更要让它时时好好奇奇！

陈彤：哎呀，卜书记，您真有学问！我都崇拜您了！

卜天红：（故意沉下脸）别恭维我！

陈彤：怎么是恭维呢，真心话！

卜天红：好了，说正经的，看样子，你们两个是想出什么好办法了？

（陈彤和康天翔对视一下，都神秘地一笑。

康天翔：是，我俩想出一个主意，不知行不行。

卜天红：哦，快说说，什么主意？

康天翔：让彤彤跟您说吧。

卜天红：这么神秘啊？

陈 彤：倒也不神秘！

（陈彤过来，扒在卜天红的耳边低声嘀咕了一阵。）

卜天红：（笑着频频点头）嗯……嗯，好啊，到底是你们年轻人，鬼点子就是多！

康大义：（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卜天红：（对康大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陈 彤：好了，一会儿见！

（说完，拉起康天翔跑下。）

（卜天红对康大义示意了一下，两人来到三间老屋门口。）

卜天红：（敲门）老初爷，在家吗？（侧耳听了听）我是天红，卜天红！

（康老初从里屋走出。）

康老初：（没好气地）门没锁，有事进来说吧！

（卜天红和康大义推门进来。）

卜天红：老初爷，我刚从镇里回来，看见街上的豆腐房有刚出的豆腐，就给您带来几块，

特意选的豆腐边儿，劲道，有咬劲儿，您牙口儿不好也能吃。

（康老初朝桌上的豆腐看一眼，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

康大义：（故意探过头）哦，这豆腐边儿，要是切点儿小葱，再点点儿香油，那才香哪！

康老初：（瞥了康大义一眼）卜书记，我知道你是为啥来的。

卜天红：好吧，既然您知道，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咱村的情况，您都清楚，这一次，您老

还得支持村里的工作啊！

康老初：唉，卜书记啊——

(唱)

这老屋虽破旧能蔽风寒，算起来已经有百十来年。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与它相依为命，可现在要拆掉我怎舍得搬迁。

卜天红：

(唱)

您的心我理解故土难离，屋再破总是家也值万贯。

可现在年太久已经失修，成危房如再住也不安全。

康老初：(倔劲上来了)安全不安全，不用你们操心!

(唱)

我明白，你醉翁之意另有打算!

康大义：

(唱)

啥打算，也是为咱康庄发展!

康老初：(生气得一拍桌子)

(唱)

我现在就明说坚决不搬，你要拆你就拆我不阻拦!

卜天红：老初爷，您别生气，咱慢慢商量。

康老初：该说的我都已说了，没啥好商量的了!

(陈彤和康天翔一边争吵着上。康大炮和几个村民跟在后面。)

陈彤：康天翔!听见大家的意见了吗?你这样决定，太自私了!

康天翔：我怎么自私了？

陈 彤：你就是自私！家乡把你培养成才，现在刚回来，却一甩手又要走！

康大炮：天翔，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忘本，知道吗？是忘本！

康天翔：大炮叔，你这话，是不是太过了？

康大炮：一点儿不过！我还想说你忘恩负义呢！

康天翔：你——？！

（说着，已经来到老屋门口）

陈 彤：咱让老初爷给评评理！

康天翔：评就评！找谁评理也没关系！

（众人来到老屋。）

卜天红：（看看陈彤和康天翔）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又吵起来啦？

陈 彤：（气哼哼地）您让他自己说！

康天翔：也没啥说的。（走到康老初面前）爷爷，我今天过来，就算跟您告别吧，我要走了。

（康老初看看康天翔，又看看陈彤，没说话。）

卜天红：你要走？去哪儿？

康天翔：我是学水产养殖专业的，现在咱们国家，各地养殖业都在发展，需要专业人才，  
我想找一个更大，也更适合我的舞台。

卜天红：可现在，咱们康庄，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康大炮：我想……也许有的地方……更适合我发展。

陈 彤：你只考虑自己，就不管咱康庄的发展了吗？

卜天红：天翔啊，现在咱康庄虽然已走上小康之路，可今后还要有更大的发展，这也就更



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咱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啊。

康大炮：哼，你就是自私！

康大义：天翔啊，你怎么能这样决定啊？我还一直让村里的孩子们，以你为榜样呢！

陈 彤：让大家看看吧，这就是你康天翔的觉悟！

康天翔：我的觉悟怎么了？

陈 彤：你目光短浅！

康大炮：你光想自己！

康天翔：你们……乱扣帽子！

陈 彤：我们说得不对吗？！

康老初：（突然大喝一声）都别说了！

（众人立刻都不说话了，看着康老初。

康老初：（慢慢走过来）天翔，你心里有话就直说，你们大伙儿也不用故意地指桑说槐。

论觉悟我康老初虽不高但也不低，哎！只不过有一桩当年事一直深埋在心底。

卜天红：老初爷，你有什么心事，只管说出来。

康大义：是啊，您不能攥着拳头让我们猜啊！

康老初：（又想了一下，点点头，终于下定决心）好吧——你们过来！

（康老初来到外面。众人也跟出来。

（老人拿起立在墙边的一把铁锨，走到老屋的墙山跟前，开始用力铲墙上抹的泥。

（康天翔过来，要接过老人的铁锨。

康天翔：爷爷，我来吧。

（康老初摇摇头，推开康天翔的手，继续铲墙山上的墙皮。

（墙山渐渐露出里面，竟然布满了弹痕。

（众人慢慢走过来，朝这面墙看着。

康老初：

（唱）

这面墙已经有七十多年，它见证了几壮士就在这河边。

想当初那是个春天的夜晚，区小队与敌人发生激战。

几壮士留下来掩护了百姓千口，天明时都牺牲血染这北岸。

这些年河边的野花格外鲜艳，只因为烈士的血把它们浇灌。

这面墙被打得弹痕累累，我小心保护它只为给后人来看。

现如今这老屋却要拆掉，真如同要拆掉我的心尖。

卜天红：（感动地）

（唱）

老初爷的话让我热泪盈眶，您的情您的爱穿越百年暖我心房。

您住老屋守住墙不怕冷言伤，您过上小康生活初心不忘。

这面墙凝结着多少血和泪，这面墙铭刻着多少恩和情。

共产党

共产党风雨百年历尽沧桑，抛头颅洒热血无数的先烈，

这份恩情怎能忘，定要把红色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扬。

康老初：（对康天翔和陈彤）我是想把这面墙，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卜天红：老初爷，我倒有一个办法！

康老初：嗯，你说？

卜天红：这三间老屋虽拆了，可这面墙可以保护起来！

康大义：对，卜书记，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将来，就在这新桥的桥头立一块纪念碑，把当年这几位烈士的英勇事迹刻在上面，让后人永远记住，也永远不忘我们的初心！

卜天红：还可以在这里建一个主题公园，就把这面墙放在公园里，成为一个爱党爱国的教育基地！老初爷，您老看，这个想法行吗？

康老初：（频频点头）嗯——这就太好了！行！当然行！

康大义：那……这三间老屋，您同意了？

康老初：同意了！同意了！

康大炮：（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起掌来）我就说么，咱老初爷的思想觉悟就是高！

康老初：（故意沉下脸）就你康大炮能闹！

（众人笑。）

## 尾声

（时间接前。

（康明光家门外。

（陈彤和康天翔上。

陈 彤：天翔，你爸……这几天怎么样啊？

康天翔：最近表现还真不错，酒喝的少了，前天去镇上送兔毛，还报了养殖培训班，连着两天都去镇上学习。

陈 彤：我是担心……

康天翔：其实，你不了解，他这个人啊！本来就是心灵手巧，养鱼虾养家畜无师自通。我专业学养殖也受他影响。这几天与他交谈已经奏效了，现在正积极地修兔舍备饲料还搞配方呢！

陈 彤：如果这样说，我还踏实一点。

（两人说着，走进家门。

康天翔：爸——！彤彤来啦——！

（康明光从里屋出。

康明光：哟，是彤彤啊！

陈 彤：叔叔好！

康明光：好——好！我一看见咱彤彤这个“好儿媳”，就从心里高兴啊！

（陈彤有些不好意思。

康天翔：爸，跟您说个事。

康明光：三间老屋的事？

康天翔：（疑虑地）嗯？您的意思是……？

康明光：老屋的事，我都知道了。其实，就是你爷爷不同意，我也同意！（意味深长的看了彤彤一眼）

康天翔：（将信将疑）您说的，是真的？

康明光：当然是真的。儿子啊——！

（唱）

你爹我不是个糊涂的虫，遇大事掂得出孰重孰轻。

看眼下咱康庄大道修成，可小桥卡得紧已成喉咙。

咱老屋这一次该做贡献，为大家就是为小家铺就前程！

康天翔：（扑过来，抱住父亲）爸——！

陈 彤：明光叔我对您道个歉，在此前错把您当成典型。

康明光：当典型好啊？

陈 彤：（不好意思地）可不是……一个好典型……

康明光：好啦好啦，甭管是啥典型，眼下咱村的康庄大道修通了，建新桥的事也商量成了，咱们小康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三个人都笑起来。）

（外面的唢呐声响起来，夹杂着热闹的人声。）

陈 彤：明光叔，村里的新桥奠基仪式就要开始了！

康明光：走，咱去看看去——！

（暗转

（时间接前。

（村南的分水河边，风和日丽，河边打起横幅：“康庄大道新桥奠基”。男女老少众村民来到河边，一边欢腾……

（幕后女声合唱：

分水河啊不停息，日夜奔腾向东流，  
拔掉穷根脱贫致富，从此咱走上了小康的路，  
康庄大道，通向幸福！

康大义：下面请卜书记，为大家讲几句话！

（众人鼓掌。

卜天红：（激动地）乡亲们，我就一句话，咱康庄建新桥，走新路，奔向新时代！越来越幸福！

康大义：卜书记说得对啊——！

（唱）

这康庄桥是幸福桥通向康庄大道！

陈 彤：

（唱）

甩膀子撸袖子干劲更高！

康天翔：

（唱）

为家乡定做出更大贡献！

康明光：

**(唱)**

咱扬帆要远航明天更好!

康老初:

**(唱)**

树信念踏征程百年的初心不忘!

卜天红:

**(唱)**

百年梦圆今朝，看明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更好!

**(合唱)**

一定会更好!

—— 全剧终